

翰墨流芳

## 姜燕《考考妈妈》赏析

■ 李惠子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在新中国成立时，文盲占据了我国人口70%的比重，农村的文盲率更是高居80%以上。为了改变文化落后这一现实，以推广识字为主要内容的扫盲运动成了当时开展的一项深入而持续的工作。而这场运动除了让下层人民都享受了平等学习文化的权利，为他们打开知识的大门外，也为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提供了条件。这其中，姜燕1953年创作的《考考妈妈》，就以亲切生动的手法反映了当时扫盲运动中，北方农村家庭里的一个学习场景。这种日常生活的写照，既在物质和精神上，表明新生活、新时代的变化悄然而至，也一定程度上显露了当时新国画（内容新、题材新）面貌形成的端倪。

## 日常角度点明主题

作者选取了一个日常角度，以刻画女儿读汉字、妈妈听写汉字这样的情节点明主题。同时几处细节的捕捉也令该画作更为生动。譬如：女儿手拿的《速成识字课本》，正是当时识字运动推广所采用的办法。她将课本置于身体一侧似乎生怕妈妈看见所考查的生字。对于妈妈来说，即使正在哺育幼子，也仍未忘记要补习文化，这一设置巧妙地体现出当时开展的扫盲运动进入千家万户，卓有成效。而女儿与母亲的相视微笑，也让人体察到她们对于新时代到来的喜悦及美好生活的期望。

## 形象与地位转变

从另一角度看，《考考妈妈》也是对新时代中国妇女形象与地位转变的直接体现。这是因为受精英、伦理的传统及旧教育体制的影响，妇女接受教育的权利长期被剥夺。而新中国成立后识字运动的开展，则为农村妇女谋求解放和文化翻身打开了大门。这里，姜燕的《考考妈妈》实际上构建了新中国新“母亲”的形象。在实际的扫盲运动里，农村妇女因受劳动生产和家庭双重压力而成为了最不积极的一个群体。与此相对照，作者刻画的这个“母亲”是一个能够

克服困难自觉上进的新“母亲”形象。另一方面，作者对“母职”哺育天性和女孩拥有教育权利的强调，也一定程度消解了“重男轻女”的歧视偏见。

## 新年画风格

在形式表现上，该画的创作受当时新年画风格影响明显。1949年文化部颁发了“关于开展新年画工作的指示”，随后，全国范围内展开了一场新年画运动。这场运动也对当时艺术家们的创作影响颇深。在姜燕的这幅作品里，我们能够看到她对新年画成果的吸取。画面设色鲜艳不落俗套，尤其对比色的配置令画面带有一些喜庆色彩。在环境布置上，作者汲取了西画的透视画法和明暗表现窗台、炕铺、光线。居室内的陈设简朴、整洁，而从窗户透进的阳光，似在给予人们光明和期望，也令画面整体氛围更温暖。

正因如此，《考考妈妈》在1953年“第一届全国国画展览会”展出时就收获众多好评。王树声评论该画富有戏剧性的情节、有趣的细节安排和情感上的有力感染，并带有诗情画意。当时，甚至还出现了众多模仿之作，但都不及其经典和富有新意。《考考妈妈》之后，作者还创作了一幅《前方来信》。在这幅作品里，人物和环境都未做大的变动，但表现情景却变为作为年轻母亲和妻子的“她”在识字课本的帮助下，正细读着丈夫从前方寄来的信，犹如《考考妈妈》之后的故事演绎。

这幅画的创作者姜燕，原名刘仁燕，早年在北平艺专主修花鸟画，当时主要以“垂柳八哥”“孔雀”“仕女”等题材为主。后奔赴华北解放区，那里的社会现实生活为其创作带来了大量素材，作品也开始主要反映解放区农民生活。在形象刻画上，或许因为是女性的缘故，有着一种特殊的细腻感，用色多以重色为主，属于工笔重彩一派。令人惋惜的是，这样一位富有才华的艺术家却在1958年因飞机失事遇难。而今天，当我们回看这幅经典之作，它既是作者留下的珍贵艺术遗产，亦是中国画为适应新时代积极突破取得的代表性成就。



考考妈妈(国画) 114×65厘米 1953年 姜燕 中国美术馆藏

## 快乐花鸟 烂漫乐章

——柯桐枝花鸟画

■ 姜松荣

现在，花鸟画家的审美取向日趋多元，不少人一改传统花鸟画折枝取景或小视域取材，或者视花鸟物象为象征性符号的“移情论”创作倾向大胆地把花鸟置于与山水同等高度的观照体系，充分感受花鸟本体的勃勃生机与丰富姿态，直接表现它们的气质与神韵。柯桐枝就是这方面的杰出代表。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柯桐枝完全摆脱了传统花鸟画家的写生与创作模式，更接近于山水画家的体悟状态。他并不满足于一枝一叶的细心观摩，洞察它们的物态“常理”，而是深入山林水泽、热带雨林去观察、体悟自然的博大。在这里，百花盛开，雨露滋润，朝晖夕阴，四时转换，飞翔翎羽，生息其间。这里不是人工圈养，也不是园丁栽培，完全是万物自然生长的原生态。画家只是以访客的身份来欣赏花鸟的生存空间，自然的生态完全不受人为的摆弄。在这里，花鸟是主体，画家是客人，这种场景和角色的转换必然导致花鸟主体气场的张扬，画家感受和表现的不必再是摆弄的“模特”，是花鸟本身的生命与气质。这种体察与写生的方式完全超越了折枝花和盆栽花的视野与空间，因而获得



飘香季节(国画) 179×283厘米 2005年 柯桐枝

的感受也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在他的花鸟画作品中，看不到传统花鸟画的微观场景与雅逸情怀，而能感受到花鸟本体的勃勃生机和自由精神。柯桐枝把花鸟作为主体并置于原生态环境的艺术追求，直接开拓了花鸟画美学意义层面的价值取向，弥补了花鸟画审美趣味的一个短板。

第一次接触柯桐枝的花鸟画作品，会感受到一种从未有过的震撼：

灿烂的色彩、勃勃的生机、辽阔的空间、繁复的题材……就像久坐斗室突然推开窗户，外面一片春光，风和日丽，百花盛开，花香鸟语，欢快明媚。柯桐枝把花鸟作为主体并置于原生态环境的艺术追求，直接开拓了花鸟画美学意义层面的价值取向，弥补了花鸟画审美趣味的一个短板。

柯桐枝作画时充满着一股暴风

骤雨般的激情，笔走龙蛇，墨吞云雾，时而阔笔横扫，时而中锋勾勒，抑扬顿挫，笔尖游荡，笔墨宛如一曲跳动的乐章，记录着时空转换的轨迹。泼墨流彩，酣畅淋漓。看不出凝神静气的冥想，也没有反复推敲的构思，信手拈来，随心所欲。作画过程的洒脱与恣纵，并不妨碍他绘画语言的精到与丰富，而恰恰是他的率性而为，创造出许多意想不到的效果。传统的各种笔法与墨法，是他以资借鉴和参照的一个部分。在具体创作过程中，柯桐枝从来不拘常法，水彩、水粉、丙烯等西方绘画材料在他的绘画作品中，只要表现所需就能被使用。不仅丰富了传统中国画的语言体系，也使画面效果耳目一新。

柯桐枝将抒写自然造化之美提升到画面的主体高度，完全不同于绘画早期的叙事性表达，而是画家的主动选择和时代气质的展现。他的这种大场景、大空间、大环境以及注重色彩、注重气势、注重客体的“大花鸟”风格，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新的审美范式，同时，也为艺术欣赏和批评提出了新的思考。

(作者为湖南省视觉艺术评论委员会副会长，文有删节)

## 井士剑的追问

■ 微羽

6月30日至7月26日，由中国美术学院、中国美术家协会艺委会、中国油画学会主办的“寓言——井士剑艺术展”在山东美术馆举行。此次展览集聚了井士剑油画、装置、雕塑、纸上作品4个部分共140余件作品，是其近年来一次较大规模的艺术展。作品集中反映了一个主题，就是艺术家个人在今天复杂的中国当代艺术境遇下，如何用独特的方式建构和坚守自己的艺术价值和创作理念。这是一次自我视觉表达的全方位审视与显现。

关于井士剑的作品，无论早期的愚公移山、西湖系列作品以及潇湘八景，还是近期创作的关于事物存在的方式以及作为艺术家自己如何去观看并重新进行视觉呈现的新作品，都明确地、一以贯之地将艺术家自己对绘画观念与语言的深入挖掘，推进并“扩张”到当代艺术创作的大背景下和场域中，展示上架上绘画与当代艺术紧密的、不可分割的、潜在的、合理的一种相互关系。这种关系凸显了架上绘画对视觉艺术本质的思考和视觉再现。通过一系列“寓言”这样的主题，阐释出如何从血缘文化的本质出发，游离于当下流行的表达趋势，以及传统模式叙事的一种独到的当代性逻辑结构。在这里，“寓言”成为一种历史的检验，它表现出艺术在这个时代，对社会、自然生态以至于人类科技等诸多问题的思考。

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美术学院院长许江认为，绘画的激情是井士剑



渔村夕照之宝徽山麓(油画) 80×100厘米 2011年 井士剑

艺术的重要品质。“他有较好的素描功夫，他的素描中蕴含着一种燃烧的激情，成为他绘画表现的支撑；而表现的浓度，是井士剑艺术的一大特征。井士剑之艺，大黑大白，大红大紫，具有一种本然的浓度；造型的奇想，是井士剑又一个艺术特质。激情的运思，把隽远包裹在火热的绘画和雕塑中，于是就有了‘寓言’。”许江说。

在井士剑那里，思考是用试问或者追问的方式来完成的，同时他试图给予思考更大的主题，更广阔

的时代背景，更多变的形式，更自由的表述，特别是基于绘画本身的视觉认知与观念表现。通过这样不断的试问和追问，让现实尤其是当代现实在文化的滤镜上剥落，让时代的影子成为观看和看法的内在形式，以此来呈现出艺术家所应有的社会责任和作品的价值所在。在这里，抽象与具象的含义发生折射或者流变，化解为一种既是现实的又是超越的、既是自然的又是本源的艺术创作的新线索。

获得这样的线索，既是对世界

和时代的见证，更是一个艺术家本质动力的再生成，因此，这个线索就是井士剑最基本的态度，在这个线索的指引下，艺术家就能够以一种匠人劳作的方式再现一种技艺的品格，一种视觉图像的构成，一种思想的结构。

作为本次展览的学术支持，彭锋谈到，井士剑的艺术创作除了精确，还有很多东西用感觉来识别。他不明确，但是他明白。“有一个课题是研究在审美经验当中的气氛，叫做‘气氛美学’。我被他作品中所塑造的气氛和气场所包围，我感觉在他的气场当中。”山东美术馆馆长张望用“不可捉摸”来形容井士剑的作品。他认为，一方面井士剑对中西文化的融合和理解，以及对世界艺术总体上的把握是不可捉摸的；另一方面，井士剑对艺术的表达力以及所呈现出来的情怀和情调，绘画中所蕴含的气质和个人独特的心灵，有点不可捉摸。井士剑的作品使人感受到了他内心所渴望的对东方文化的自觉和发自内心的追求和表达。他的作品表面上看带有随意性以及意象写意的表达，其实里面涵盖着理性的智慧，画面结构严谨，更重要的是蕴含着东方文化的神秘色彩和诗性表达。

而“寓言”作为展览主题实际上是一种下意识的问题，是艺术家以个人的经验方式对中国当代艺术诸多问题的再提问，多重提问使井士剑不得不选择多样的形式和语言，来指涉更多的可能性。

## 霜花飞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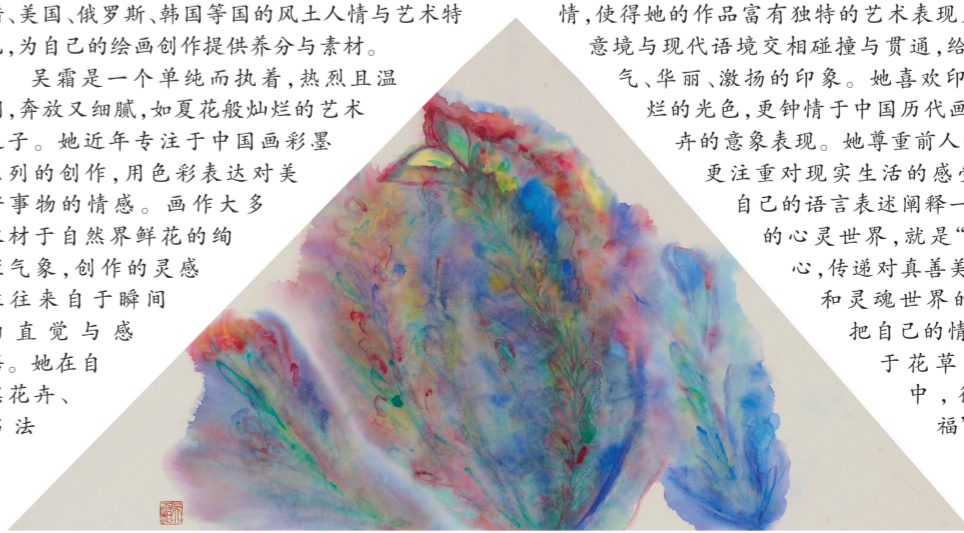
■ 美周

“如花的澳门处处洋溢美，母校艺术与人文相融、传统与现代相汇的教学理念和实践给了我人生的滋养。”日前在澳门理工学院明德楼展览廊举行的“霜花飞翎——杰出校友吴霜画展”上，特别受邀展示新作的青年画家吴霜表示，澳门理工学院中西融汇的教学理念于其影响颇深。该画展是澳门理工学院校友会为同日举行的本年度毕业典礼筹办的庆祝活动，除了对吴霜近几年富有成效的探索给予肯定与褒奖外，也希望通过此次画展，表达对中国画独创性语言的实验与探索的重视，为当下的艺术发展在表现性新水墨创作方面提供一个创新的实例。

吴霜出生于艺术世家，成长于六朝古都南京。深厚的家庭文化底蕴和浓郁的艺术氛围，使她从小就耳濡目染，深受熏陶。她的绘画受教于丁方教授，书法得益于庄天明先生。她先后就学于澳门理工学院、北京语言大学，2011年毕业于南京艺术学院美术学院书法系，师从金丹、李彤诸师，在书法理论与创作上有较多的领悟与收获。她也爱好音乐，走访名师，在声乐表演与钢琴演奏

方面亦颇有追求。在进行艺术实践的同时，她还特别注重艺术视野的拓宽，关注法国、意大利、希腊、美国、俄罗斯、韩国等国的风土人情与艺术特色，为自己的绘画创作提供养分与素材。吴霜是一个单纯而执着，热烈且温润，奔放又细腻，如夏花般灿烂的艺术之子。她近年专注于中国画彩墨系列的创作，用色彩表达她对美好事物的情感。画作大多取材于自然界鲜花的绚烂气象，创作的灵感往往来自于瞬间的直觉与感悟。她在自然花卉、书法

意象、印象派色彩之间找到了心灵的对应。良好的美学认知、开阔的艺术视野以及强烈的绘画热情，使得她的作品富有独特的艺术表现力，传统意境与现代语境相碰撞与贯通，给人以大气、华丽、激扬的印象。她喜欢印象派灿烂的光色，更钟情于中国历代画家对花卉的意象表现。她尊重前人的创造，更注重对现实生活的感受，她以自己的语言表述阐释一个真切的心灵世界，就是“画系我心，传递对真善美的追求和灵魂世界的宣言，把自己的情感寄托于花草的热爱中，得着幸福”。



梦里看花(国画) 49×97厘米 2017年 吴霜